

論區師達神父在中葡音樂交流中的貢獻

As contribuições do Padre Aureo Castro no intercâmbio musical entre a China e Portugal

Zhang Mengrui

University: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E-mail address: U22092100401@cityu.mo

摘要

區師達神父通過建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鼓勵和幫助師生赴葡深造、組織社會音樂活動和樂團以及創作中葡融合的音樂作品，在跨國音樂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促進了中葡間的音樂文化交流，讓中葡音樂文化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同時，他的努力也在澳門音樂教育和音樂發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為澳門的音樂界栽下了種子，培育出一片豐饒的音樂文化園地。

關鍵字

區師達神父；澳門；葡萄牙；音樂交流

ABSTRACT

Father Padre Aureo Castr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Portugal-China Musical Exchang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y of Music S. Pio X,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in Portug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musical activities and orchestras, and the creation of music compositions that fus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elements, 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musical dialogue. His efforts have fostered a closer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Portuguese musical cultures. Simultaneously, his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pivotal in the realm of music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cau, sowing the seeds for a fertile cultural ground in the musical landscape of Macau.

KEYWORDS

Father Padre Aureo Castro; Macau; Portugal; musical exchange.

1917年1月18日，區師達神父(Fr. Aureoda Costa Nunese Castro)出生於葡萄牙亞速爾群島的碧谷島。而後於1931年抵達澳門，並進入聖若瑟修院學習神學，期間亦跟隨顏嚴若(1907-1982)、司馬榮(Fr. Wilhelm Schmid, 1910-2010)兩位神父學習音樂。在修院的音樂學習中，除了必修之視唱、風琴以及多種管弦樂器外，區神父也有學習和聲、對位、配器等音樂基礎知識。1951年，區神父赴葡萄牙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深造，學習高級作曲課程。1958年畢業後返回澳門。區神父回到澳門後在聖若瑟修院任教，並以推廣澳門音樂活動與音樂教育為己任。1962年，在較為艱難的條件下，區師達神父聯同許天德神父(Fr. Cesare Brianza, 1918-1986)成立了澳門首間頗具規模和專業規範的音樂培訓機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該學院為有志於學習音樂的澳門青少年提供了正式學習音樂的機會，並持續至今，在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區神父還於1959年創立了“複音合唱團”，1983年創立了“澳門室樂團”(即現今“澳門樂團”前身)，這兩個樂團亦對澳門音樂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1987年10月2日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榮獲澳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而後1990年區神父也榮獲澳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1993年1月21日，區師達神父在澳門逝世，享年七十六歲。^①

區師達神父在澳門音樂教育和音樂發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具有筚路藍縷、開徑先行之功。他的音樂生涯猶如一條充滿挑戰與冒險的道路，但他卻以開創性的先行之姿樹立了榜樣。然而，區神父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澳門，而是在中葡音樂文化交流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對於促進中葡音樂文化交流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建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鼓勵和幫助師生赴葡深造、組織社會音樂活動和樂團以及創作中葡融合的音樂作品四個方面。

一、万里声名开学校

區師達神父為澳門音樂發展所作出的最為突出的貢獻當屬在音樂教育方面創立了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該學院的建立對澳門專業音樂的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第一個為澳門青少年提供系統音樂教育的機構，相當於是填補了澳門在這一領域中的空白。在此之前專業的音樂教育主要是在修院中進行的，如聖若瑟修院，普通人家很難有機會學習西方音樂或樂器。部分私人音樂教學也多以是面向葡國人為主，中國家庭少有接觸。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建立，可謂是開創了現代澳門社會音樂教育的先河，所招學生不分種族，為澳門青少年提供了專業的音樂教育。

該學院是在葡萄牙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院長伊和·告魯士(Dr. Ivo Cruz)的建議和不斷督促下，並在獲得澳門教區同意後，於1962年以“天主教教會轄下學校”的形式創立，在該年10月2日正式開始授課。區師達神父早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接受過系統且專業的音樂學習，所以在創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

時，也參考了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的教學模式來設置課程，從而將葡萄牙的專業音樂教學體系引入澳門。音樂學院早期的教學制度參照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的體制分為6級，完成全部規定課程的學生才可以參加畢業考試，嚴格按照歐洲音樂學校的畢業考試標準，通過考試的學生會被授以畢業證書。從當年的招生報導（圖1）中可以看出，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建立之初的課程包括：鋼琴、小提琴、聲樂、和聲學、音樂歷史以及樂理等課程。這種“理論與技術並舉”的教學方式，給予了學生們全面的音樂薰陶，在當今的社會音樂教育學校中亦不多見。專業、規範的音樂學習應當從音樂基礎知識開始，著重培養孩子的音樂興趣和音樂能力，關注全面發展，而不是將學生培養成只會演奏樂器的音樂機器。音樂修養和人文修養同樣都需要一個日積月累、厚積薄發的過程。或許不是每一個從小學習音樂的孩子將來都能夠從事音樂專業，但成不了演奏者亦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欣賞者、一位涵養豐富的公民，享受音樂同樣會使他們受益終生。因而，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於它培育出了多少優秀的專業音樂家，而更在於它提高了澳門一代青少年整體的音樂欣賞水準和素質。區師達神父的這一音樂理念至今仍是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教學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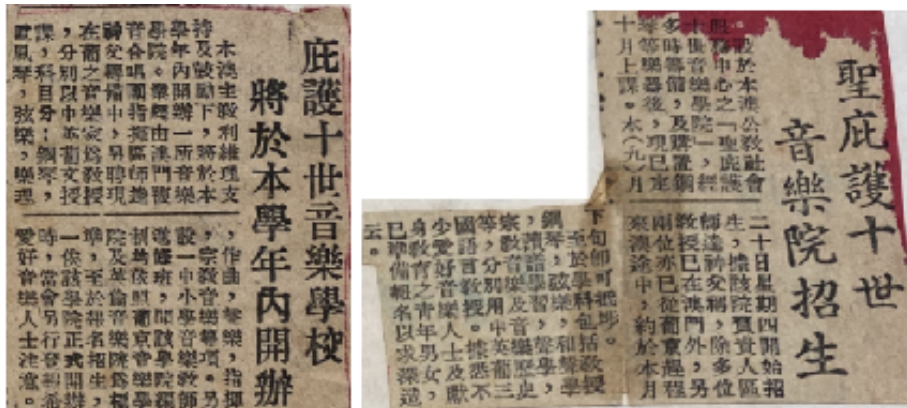


圖 1

音樂學院建立初期的教師也多是在葡萄牙接受過正規、系統的音樂學習的人員。1962年，音樂學院的教學人員共有7人（另有行政人員3人），其中區師達神父（教鋼琴和合唱）、許天德神父（教鋼琴）、賈詩亞教授（António F. Garcia，教小提琴）以及他的妻子瑪利亞·露德絲（Maria F. Garcia，教鋼琴）四位教師均畢業於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到1982年，音樂學院的教師共有11人，其中有7位教師畢業於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和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大量來自葡萄牙的老師無疑使得該學院的學習氛圍更偏向於葡國院校，也使得該學院成為葡萄牙音樂文化傳入澳門的重要基地。

另外, 在日常的學習內容中, 也包含有許多葡萄牙音樂家的作品。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創辦初期的學生人數通常在70至100人左右, 其中大多數是中國人, 葡萄牙人的比例不到20%, 例如1968年該院共有學生75人, 但葡萄牙學生僅有12人。因此在學院的學生音樂會中, 常常會聽到由中國學生演奏的葡萄牙作曲家之作品。為了提供給學生們更為系統、全面的教學, 該學院最初採用的是中文和葡文的雙語教學方式(有時也使用英語), 由此也產生了另一個不太明顯的音樂交流之效應——通過葡語教學, 以及對葡萄牙音樂的學習, 也進一步向學生們傳播了葡萄牙的文化, 使得葡國文化得以更廣、更深地浸潤到澳門青少年們的藝術生活中。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教學模式不僅僅是冷冰冰的傳授知識, 更是一場激發學生熱情、啟動創造力的文化盛宴。通過演奏葡萄牙主要作曲家的經典作品, 學生們能夠感受到葡萄牙文化的深沉底蘊, 進而對中葡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 在學生心靈深處點燃了對中葡文化交流的濃烈興趣。通過親身參與葡萄牙音樂的學習和表演, 學生們逐漸融入葡萄牙這個古老而充滿韻味的文化之中。這種興趣的激發使得中葡文化交流不再局限於音樂的範疇, 而是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這樣的文化探索不僅拓展了學生們的知識邊界, 也使他們成為中葡文化傳承與交流的積極推動者。

在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方面, 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將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的教學模式和葡萄牙主要作曲家的作品介紹到了澳門, 使得澳門青少年們通過直接的學習對葡萄牙音樂文化有著切身的接觸。這種直接的學習方式不僅使澳門青年學子對葡萄牙音樂的理解更加深入, 同時也激發了他們對中葡文化交流的濃厚興趣。因此, 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通過直接、親身的學習方式, 不僅深化了學生對葡萄牙音樂的理解, 更在澳門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中葡文化交流的種子, 為未來的跨文化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举善荐贤樂日新

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所提供的卓越學習和訓練機會, 不僅在澳門培養了一批才華橫溢的音樂新秀, 更為莘莘學子打開了通向國際音樂舞臺的大門。許多學生在該音樂學院完成學業後, 不滿足於已經獲得的音樂基礎, 紛紛選擇繼續深造, 將音樂之路延伸至國內外的高等音樂學院和大學, 其中葡萄牙成為了他們嚮往的熱門去處。那些選擇前往葡萄牙深造的學生, 將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潮。他們在葡萄牙的學府中, 既能深入研究葡萄牙音樂的深厚傳統, 又能將自身在澳門所接受的多元音樂文化注入其中, 形成一種新的音樂融合。這種交流不僅促進了兩地音樂的相互啟發, 更加強了中葡兩國之間的文化紐帶。

在赴葡深造方面, 自1968年以來, 該學院多次獲得葡萄牙高秉根基金會(Fundacao Gulbenkian)頒發的獎學金, 使得學院中的學生能夠從這些獎學金中受益,

前往葡萄牙繼續學習音樂。例如，1969年，有三位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學習的學生獲得了葡萄牙高秉根基金會獎學金赴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進修鋼琴高級課程（圖2）。在有關報導中，這一事件被認為是代表著葡萄牙的藝術文化在中國境內傳播的一步，甚至可能是未來中葡文化交流的序幕（圖3）。在這三位赴葡深造的學生中，嚴韻琴和李燕慧兩位在完成學業後，又相繼回到澳門，為澳門城市音樂的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通過與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的緊密合作，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在搭建中葡音樂文化橋樑的同時，也為澳門青少年提供了更廣闊的國際視野。這種跨足國界的學習體驗，讓學生們在音樂的世界中不僅擁有扎實的技藝，更具備開闊的文化背景，為他們未來的藝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後幾乎每年都有學生赴葡深造，並陸續有學生學成回澳，將在葡萄牙學習到的音樂知識和技能用以推動澳門音樂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發展。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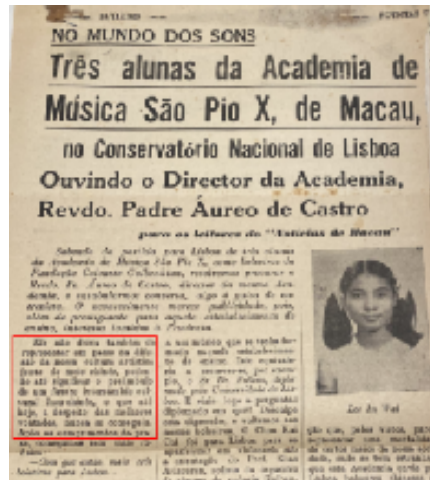


圖 3

除了幫助學生赴國外繼續學習音樂外，區師達神父也會支持有志於繼續提升自身的教師留學深造。例如曾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工作過的秦啟志和白世門（Simão Barreto）兩位先生，便是在區師達神父的幫助下，申請到了高秉根基金會獎學金，從而得以前往葡萄牙的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繼續學習（圖4）。秦啟志先生是1966年至1968年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任教，後赴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跟隨大提琴家亞裏斯庫倫（Elias Arizzen）學習，完成學業後又先後前往德國、美國深造和工作。2007年回到澳門，在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院任教，目前在澳門城市大學教授音樂史課程。白世門原本在澳門公共工程服務部門工作，同時也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擔任一些行政事務。後入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學習作曲高級課程，而後作為一名小提琴手加入了當時的葡萄牙國家廣播交響樂團。1987年他回

除了幫助學生赴國外繼續學習音樂外，區師達神父也會支持有志於繼續提升自身的教師留學深造。例如曾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工作過的秦啟志和白世門（Simão Barreto）兩位先生，便是在區師達神父的幫助下，申請到了高秉根基金會獎學金，從而得以前往葡萄牙的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繼續學習（圖4）。秦啟志先生是1966年至1968年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任教，後赴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跟隨大提琴家亞裏斯庫倫（Elias Arizzen）學習，完成學業後又先後前往德國、美國深造和工作。2007年回到澳門，在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院任教，目前在澳門城市大學教授音樂史課程。白世門原本在澳門公共工程服務部門工作，同時也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擔任一些行政事務。後入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學習作曲高級課程，而後作為一名小提琴手加入了當時的葡萄牙國家廣播交響樂團。1987年他回

到澳門，應澳門政府之邀參與創辦了澳門演藝學院，並任教於該校。同時，白世門也創作有多首具有葡語風味的音樂作品，進一步推動著葡國音樂在澳門的傳播。



圖 4

這種流動的音樂人才不僅是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驕傲，更是澳門音樂文化與國際音樂交流的傑出代表。通過這樣的國際化學習經歷，學生們不僅豐富了個人的音樂修養，也將澳門的音樂才華傳承至葡萄牙這個音樂的發源地。他們在異國他鄉的音樂殿堂中，既是澳門文化的代表，同時也是中葡音樂交流的生動使者。這些師生，以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為起點，在區師達神父的幫助下，前往葡萄牙繼續深造，而後又有部分回到澳門，從事各類音樂工作，為澳門的音樂教育和城市音樂文化發展做出貢獻。他們猶如中葡音樂文化間的使者，在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潛移默化中，深化著中葡兩國的音樂文化交流。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通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理解的音樂人才，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搭建了堅實的橋樑，成為澳門青少年踏上國際音樂舞臺的重要催化劑。而添加這一重要催化劑的人，正是區師達神父。

三、澳城絲管日紛紛

區師達神父不僅僅關注音樂教育，他還通過社會音樂活動積極向澳門市民傳播葡萄牙音樂文化，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貢獻了更為豐富的元素。“複音合唱團”(Grupo Coral Polifónico)的組建成為一個重要的平臺，讓澳門市民在參與中感受到葡萄牙音樂的魅力。這個合唱團的演出不僅是音樂的享受，更是一場跨越文化邊界的心靈之旅，將澳門人與葡萄牙音樂文化相互連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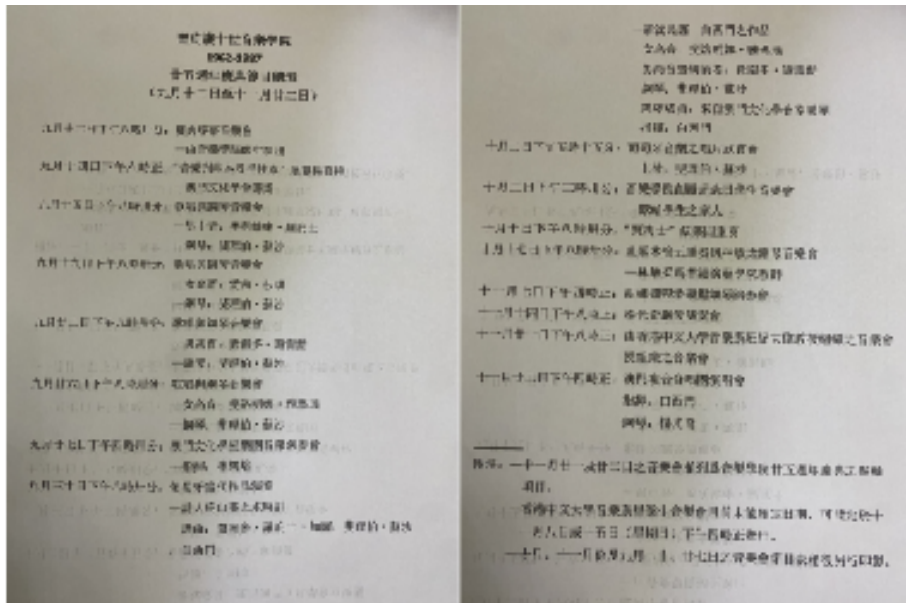


圖 5

1964年5月17日，香港《天天日報》在報道複音合唱團到香港演出的盛事時說到，當區神父最初學成回到澳門的時候，曾有意組成一個大規模的樂隊，以便啟發後學，提高澳門一般的音樂水準。但因為計畫的大樂隊所需經費太大，不易實現，於是便改弦易轍，決定放棄大樂隊計畫而改辦一個“複音合唱團”。複音合唱團創立於1959年（圖5），所謂“複音”即為“多聲部”的意思，合唱團的演唱大多採用無伴奏形式（A Cappella），這種現今較為普遍的合唱形式在當時屬於極為罕見的。該合唱團主要演唱天主教經典聖樂作品，區神父希望通過這一合唱團向澳門人士傳播古典合唱音樂；也會演唱當時少為澳門人士所瞭解的葡萄牙作曲家的作品和葡萄牙民歌，如葡萄牙民謠《Tia Anica》《Josézito》等，都是複音合唱團經常演唱的曲目；同時亦會演唱一些具有中國風味的合唱作品，如區神父的《紅豆詞》《湖邊少女》以及用江文也創作的樂曲創編的聖樂曲等。區神父曾說：“澳門人普通認識的葡萄牙音樂只有法度（Fado）和民俗歌曲。葡萄牙的複音音樂對比外國的來說一點都不遜色，而其特色是帶有懷舊的味道，就算在依比利半島上，葡萄牙音樂與西班牙音樂也截然不同。因為我們處於一個詩人多於思想家的國家，雖然葡萄牙作曲家從來沒有過大型的作品，但他們的作品卻是真正的瑰寶。正如華斯江沙路（Croner de Vasconcelos）教授說過：整個葡萄牙歷史中最好的文學作品是音樂文學，尤其是十七及十八世紀的作品。”（基達斯，2018，p. 49-51）各類中葡音樂作品的雜糅演唱，使得中葡音樂文化經由該合唱團得以直接地相互滲透與交流融合。複音合唱團成立之前，在澳門的音樂會中很少有機會能聽到古典合唱作品，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複調音樂。而由於複音合唱團經常舉行面向社會的演唱會，因此其也成為了澳門市民接觸葡萄牙音樂及歐洲古典音樂的一條更為寬廣的通道。另外，該合唱團也曾參與過港澳地區的多次社會音樂活動，為葡萄牙音樂在澳門及香港等地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0年2月13日，複音合唱團

在鮑思高學校為該校學生作專場演出，並於當月20日，在殷皇子中學（即利宵中學）禮堂作首次公開演出。這一年內，該合唱團先後舉行了七次音樂會，其中四次是應澳門政府之邀，赴香港參加殷皇子紀念慶典而演出，並獲得了香港公眾及新聞界的一致好評。而後又獲香港政府教育司署音樂部以及瑪利諾會神父等邀請在當時尚未完全建成的香港大會堂、九龍華仁書院等場所作專場演出。僅1960至1963年的四年間，複音合唱團先後舉行了25場公開演唱會，其中五次是在宗教儀式中演唱聖樂，並由香港電臺錄音，且在該電臺播出。之後複音合唱團多次在港澳地區的重要活動或儀式中演出，並定期舉辦音樂會，廣受歡迎，備受讚譽。1965年美國大學合唱團曾到訪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為學生演出，並與該院老師及複音合唱團團員進行交流。合唱團最後的演出是在1983年6月10日的葡國日慶典中，那次是以葡國作曲家施撒斯(Carlos Seixas)的作品為主，並由Stuart Bonner(曾於七八十年代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教授法國號和樂理等課程)編曲的。(基達斯, 2018, p. 57)1993年，複音合唱團的主心骨區師達神父去世後，由白世門擔任該合唱團的指揮，但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合唱團未能繼續發展而逐漸消失在公眾視野中。

同時，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舉辦的一系列音樂活動也為澳門市民提供了更多感受和瞭解葡萄牙音樂文化的機會。音樂學院的音樂會、音樂節等活動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深受市民歡迎。這些活動不僅僅是音樂的呈現，更是一場文化的盛宴，為澳門市民打開了窗戶，讓他們更直觀地感受到葡萄牙音樂的深邃和豐富。在報紙《Notícias de Macau》(1968, p. 3, 8)報導學生音樂會的文章中提到，



區神父認為結業音樂會可以提升學生公開演奏能力，並促使學生更加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表演。同時通過合奏，還能夠鍛煉學生的合作精神和保持謙遜的態度。因此，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每年都會舉行公開、免費的學生結業音樂會，並允許澳門市民前來觀賞，甚至早期的鋼琴、小提琴和樂理視唱口試等實踐類考試也會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旁聽。1987年，為慶祝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成立二十五周年，學院舉行了一場長達兩個多月（9月12日至11月22日）的一系列音樂活動。其間，既有音樂學院師生演出的音樂會、複音合唱團的演唱會；也有多位葡萄牙音樂家們（如指揮家斐理伯·蘇沙以及歌唱家愛茜·莎琪、斐洛明娜·雅瑪璦、費南多·謝雷動和奧利維喇·羅庇士等）舉辦的音樂會；還有澳門和香港的音樂家們（如林樂培、白世門、林敏柔、紀大偉等）的音樂會；以及一場音樂唱片欣賞會、一場謝恩彌撒以及一次音樂刊印本和手抄本展覽會。在這些音樂會中演奏了許多葡萄牙作曲家的作品，而且它們在整個音樂活動中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圖6）。其中有些作品是首次在世界上公演，如羅庇士·加薩的《新發現之賈梅士十四行詩十首》、斐理伯·蘇沙的《船夫曲三首》和白世門的《滴漏》兩首（《中國的中提琴》及《在遠方的花船》）。“即使是在葡萄牙，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首演這麼多作品也是罕見的，所以，這一生日禮物本身就構成了一起非常特殊的事件，反映了對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的尊重，體現了澳門與那些作品創造者之間的聯繫。”（卡爾多佐·德·阿爾梅達，1987，p.92）這些音樂活動一方面展現了音樂學院25年來的教學歷程與成就，另一方面也使得葡萄牙音樂文化以更深、更廣的形式在澳門繼續傳播。無怪乎，音樂理論評論家卡爾多佐·德·阿爾梅達（Cardoso de Almeida）（1987，p. 92）認為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二十五周年院慶活動是澳門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里程碑。

此外，1983年區師達神父還與英國音樂家Stuart Bonner創立了澳門室內樂團，雖然在當時屬於業餘樂團，但卻是當時澳門第一個正統的西洋樂團，也算是完成了區神父年希望創辦一個大規模的樂隊的夙願。之後該樂團於1984年被文化局（前澳門文化學會及文化司署）接管，並於1995年轉為職業樂團。澳門回歸後，該樂團擴大編制，成為雙管製的中型交響樂團，並於2001年改名為“澳門樂團”。

音樂教育和音樂人才的培養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方能看到成效，對人們的文化生活之影響偏向內蘊發展而不易外顯，但社會音樂活動則有著普及面更廣、涉及群體更多、成效更為明顯的特徵。區師達神父所推動的社會音樂活動在澳門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僅僅是一場音樂的盛宴，更是一次文化的沉浸。複音合唱團和音樂學院的一系列音樂活動不僅在音樂層面上為澳門市民帶來了高水準的演出，更在文化傳承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區師達神父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傳承葡萄牙音樂文化，更在於通過社會音樂活動將這一文化元素融入澳門市民的生活之中，豐富了澳門市民的音樂生活，使得葡萄牙音樂文化更明顯、更廣泛、更深入地滲透到澳門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加速了中葡音樂文化交流的進程，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貢獻了獨特而重要的力量。

四、譜奏中葡交響詩

林敏柔(2003)曾在區神父合唱集的序言中指出:“區師達神父的作品大多創作於1960年以前,尤以1951至1958年於葡萄牙國立里斯本音樂學院深造期間最為活躍。”自創辦複音合唱團和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後,繁重的事務使得區師達神父只能將少量的精力用於音樂創作,雖然其傳世的作品不多,但仍具有體裁多樣、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的特點。從這些作品中,亦可以看出區神父在音樂創作方面深厚的造詣。同時在澳門的長期生活,也使得中國音樂風格深刻地影響了他的音樂創作。區師達神父所創作的具有中國風味的音樂作品,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增添了獨特的維度。這些作品不僅在澳門地區引起了轟動,更成為中葡文化融合的生動見證。目前有關區神父音樂作品的研究成果已有許多,學者戴定澄(2007, p. 1)認為:“區神父同在他之前來澳的幾位著名天主教音樂家馬炳靈神父、司馬榮神父等一起,是澳門當代天主教音樂之創作與音樂表演活動方面最重要的幾位傳奇式外籍音樂人士。”就區神父的音樂創作特徵而言,伍星洪(2012, p. 5)曾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五十周年慶典創刊》中提到:“區神父是澳門本土音樂家中最‘本土’的,他的一生幾乎盡耗於澳門的音樂事務,並留給澳門人不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他除精於西方音樂外,曾長時間深入研究中國的五聲音階音樂,並將其心得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區神父的音樂作品,無論屬器樂的或聲樂的,都顯出作為一個資深音樂家應有的氣派。從中,我們可找到一種罕見的文化自然融合,他常將古典的和現代的、神聖的和世俗的,以及葡國的和中國的音樂元素有機地糅合在一起。”

在區師達神父創作的音樂作品中,有很多都具有中國風味的特質,根據其創作的特徵可將這些作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運用中國傳統音樂元素進行創作的樂曲。例如,《小妹妹舞曲》是區神父於1967年至1968年創作的一首以中國庭院為背景的作品,描寫了一位小女孩在院子裏嬉戲玩耍的情景。樂曲應用了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風格和民歌《茉莉花》的音調。《湖邊少女》是一首具有中國民歌韻味的歌曲,基本是採用中國五聲音階的手法進行創作。《紅豆詞》是區師達神父根據曹雪芹《紅樓夢》中的一首同名詞作所譜寫的合唱作品。《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五十周年慶典創刊》的樂曲解說(2012, p. 19)中介紹該曲時指出:“從編曲的筆法看,區神父顯然在‘更漏’的意思上下了很多功夫。區神父雖不懂漢語(字),但他很注重詞意和每個字的讀音,為了音樂(中國歌曲)應有的聲音,他會不厭其煩向人請教每個中文字的標準讀音,務求在旋律上與和聲上的聲音能與之配合。在筆法上,區神父謹守他研究五聲音階所得原則,亦適度採用西方的和聲和對位法,以解決五聲音階結構自身不足的問題。”在樂曲《澳門景色》的序言中區師達神父曾寫道:“這些樂章是本人創作的新起點,目的是為了尋找一種比古典和聲更為寬廣的語法,並以之作為中國傳統民歌旋律的新音響。這些簡易的作品,是在校的分內工作,也是本人一直以來希望完成的事情,就是用墨描畫出富有中國情懷

的澳門風景畫。”第二類是以中國近代歌曲為素材進行改編或新創的作品。這種創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音樂的時代性，將中國近代歌曲融入了葡萄牙的音樂框架中，使得兩種截然不同的音樂文化在作品中互為呼應。這種富有創意和大膽嘗試的創作方式，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如鋼琴曲《離恨》的創作靈感是來自劉雪庵的藝術歌曲《紅豆詞》。區神父將其新編為一首充滿憂傷情調的鋼琴獨奏作品，第一段的左手伴奏模仿了中國古箏的聲音，並由此展開了一段沉鬱的旋律。類似的作品還有《漁光曲》《踏雪尋梅》等。區師達神父的音樂作品既是中葡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中國音樂與葡萄牙音樂對話的有益嘗試。這種巧妙的跨文化融合使得澳門觀眾在欣賞音樂的同時感受到了中葡兩種文化的交匯，也為中葡音樂交流提供了一種新的創作範式。這類作品不僅在澳門音樂圈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成為中葡文化交流的亮點之一。這些作品的影響不僅僅在澳門廣泛且長久的彈唱，更受到了許多音樂家和音樂學家的關注與研究，推動了中葡音樂文化交流的理論與實踐。區師達神父以其獨特的音樂視角，為中葡音樂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化與豐富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區神父的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早年間就曾傳回到葡萄牙並演奏過，例如《小妹妹舞曲》在1985年由白世門指揮，於里斯本大學的Aula Magna音樂廳演出。2013年8月，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的老師及學生，聯同澳門嘜鳴合唱團的成員，一行人赴葡萄牙，分別在里斯本、區神父的家鄉碧谷島以及教區核心地特塞拉亞島的教堂中舉辦了三場音樂會，同時亦在花地瑪的聖母聖殿彌撒中獻唱，在碧穀島的演出則是區師達神父家鄉的人們首次欣賞到他的作品。這一趟非官方的“音樂回鄉之旅”不僅是一次音樂的巡演，更是中葡兩國音樂文化交流的生動見證。區神父的音樂成為連接中葡音樂文化的紐帶，使得這段歷史長線更為堅實。他所展現的音樂才華和對兩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將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推向了新的高度，成為中葡友好合作的獨特注腳。

結語

區師達神父是一位在中葡音樂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創建的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不僅在音樂教育方面為學生們提供了接觸葡萄牙音樂和文化的機會，還為學院師生前往葡萄牙深造提供了平台。這種深造的機會為澳門的音樂教育注入了新的資源和視野，使學生能夠接觸到國際水準的音樂教育，同時也使得葡萄牙音樂和文化更深入、更廣泛地在澳門傳播。區師達神父也通過組織各種社會音樂活動和樂團，為澳門的音樂社群提供了表演和交流的機會。這些活動不僅提升了學生們的演奏技巧，還加強了澳門與葡萄牙以及其他國家的音樂家之間的聯繫。同時，區神父也積極創作具有中葡融合特色的音樂作品，這種融合展現了兩種文化的獨特魅力，豐富了澳門的音樂創作領域，為澳門的音樂

創作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區師達神父可以說是澳門近代音樂的先驅，他畢生都在為推動澳門音樂發展而努力，通過音樂來傳播善與美，通過音樂來推動澳門和葡萄牙的文化交流。區神父的貢獻促進了兩個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與交流，豐富了音樂教育和藝術創作的多元性，並為中葡音樂合作開創了新的前景。直至今日，澳門的音樂教育、音樂創作等方面都有受到他的啟蒙、教導和影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在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下，深入挖掘和審視區師達神父在中葡音樂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地位和深遠作用，對於推動當前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探討中葡音樂文化交流模式，具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注釋：

有關區師達神父的生平資訊是以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官網中“區師達神父簡介”為基礎，並參照其他相關資料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 卡爾多佐·德·阿爾梅達(1987)。澳門，音樂之都兩件音樂大事——澳門文化生活的里程碑。文化雜誌，(3)，90-95。
2. 戴定澄(2007)。區師達神父中國風味鋼琴作品《澳門景色》探討。文化雜誌，(63)，1-18。
3. 林敏柔(2000)。Aurei Carmina – Pianoforte Et Organo。澳門：天主教澳門教區出版。
4. 林敏柔(2003)。Aurei Carmina – Choro。澳門：天主教澳門教區出版。
5. 基達斯(2018)。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傳教士 區師達神父。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
6. (1964-5-17)。港澳音樂界的異彩。天天日報，生活藝術版。
7. (1968-12-22)。Academia de Música são Pio X Audição escolar e entrega de diplomas às finalistas。Notícias de Macau，第3、8頁。